



氣  
坤

讀史末議

坤

伊 4  
2.278  
2止



門リ年4  
號 2278  
卷 2



西川讀史末議卷下

抄生書屋

淡海西川文仲著

北條泰時

後鳥羽上皇將討北條氏。義時聞之。召泰時曰。事既如此。預定計畫。泰時諫曰。昔平清盛暴橫罔君。故將軍受詔掃殄之。上下安堵。爾來相兼。世奉朝廷矣。今無罪被討。非議者謬耶。然普天之下。無非王土。今悍然與抗。非臣子之義。宜束身詣闕。唯命是聽。天威尚不霽。舉族就刑。亦何憾焉。儻蒙赦宥。晦迹山林。以保餘生矣。義時不聽。泰時率兵西上。既而單騎道還。謂

讀史末議

卷下

義時曰。若乘輿親征。則何以自處。義時良久曰。可免  
曹斷弦。委身下吏也。諸將督師。則努力效死。有進勿  
退。軍如失利。我不復見汝矣。泰時遂進犯關。

西川執曰。北條氏之執國命也。其所由來久矣。而至  
義時。最為太甚。然義時蛇虺虎狼。不足責焉爾。若泰  
時。博學多聞。固知有君臣大義。而視其所為。與其所  
學。若冰炭不相入。余焉得不責哉。夫兼久之事。雖搢  
紳之所贊成。而槩皆出於。後鳥羽上皇之意也。凡  
亂之起。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乎。其來固有漸矣。自源  
氏割制天下。不獨。王綱不振。朝廷式微。搢紳之

流。難以保朝夕。故無聊之餘。欲取快於一舉。此皆武  
門擅權。所以招罪於。王家也。而北條氏。遽舉兵而  
抗。王命。甚矣其悖逆無狀也。昔者源氏討平氏之  
跋扈。而解萬民之倒懸。於是任征夷大將軍。以創鎌  
倉之業。而世之論者。尚不能無間然。若彼北條氏。徒  
以源家奴隸。直當其家。生殺天下。至。帝王之廢立。  
與攝錄之進退。亦盡取決於已。殊不知我邦。王家。  
正統一系。萬世不革。故婦人孺子。尚知逆臣之罪。  
不容死也。蓋泰時以為。霸業起於關東。諸侯附屬。於  
是乎。搢紳之屬。切齒憤怨。妄以甘言。啗。上皇。而後

上皇決然有征誅之意。故欲除其誤。上皇者。吾謂樞紳尚憤怨。而况上皇忍坐受其凌轢乎。此乃秦時之罪。所不可末減也。而秦時三諫不徹。妄執弓矢犯闕。此使吾父終遂其非。陷於大惡也。且事定之日。徙帝及上皇於遠地。北條氏至此。罪大惡極焉。義時不知而為之。猶可。秦時知而為之。豈得辭其罪乎。且夫義時卒。秦時襲其職。而不知避之。謂之父為賊子。亦繼其業而可也。瞽瞍殺人。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此豈秦時之所能哉。或曰。秦時大逆。其兵不敗者。何也。此上皇亦不為無過焉。上皇不

知天下之心。既去王室。而妄發怨兵。以討大敵。不能為諸侯歸嚮。王室之計。所謂以暴易暴也。上皇之敗。不亦宜乎。

北條高時

北條高時。嘗見犬鬪庭上。大愛悅之。索犬諸將吏家。及課百姓。出以充租賦。遠近獻致。積至數千頭。饜以梁肉。被以珠繡。載以籃輿。役民舁之。道路遇者。下馬俯伏。每月十三度。分朋縱鬪。召會諸將。觀以為樂。其群吠狺狺震地。如爭尸者。聞者皆惡之。

西川執曰。天地氣運之盛衰。古往今來。無世無之。其

在盛時者。心情確然。不惑乎邪議。不淫乎事物。所行莫非道德仁義之事。其在衰時者。精神昏亂。惑乎邪議。淫乎事物。其所營為。皆陷於奢慾愚駭之地。而弗醒。高時之昏惑愚駭。其所為。蓋小兒輩所不屑為焉。然而日自安於鬪犬。以為樂焉者。非天地衰運之所使然而何哉。雖然。豈獨可咎高時也。率以奇異事。起亂招禍者。異于高時之鬪犬者。幾希矣。當麻蹶速。軀幹長大。膂力方剛。自以為天下無敵。詣闕請比試。野見宿禰與之角。踢折其肋。斃之。是亦高時之鬪犬也。皇子厩戶。蘇我馬子等。專信佛像。而與物部守屋

勝海連等相戰。是亦高時之鬪犬也。孝謙帝之以僧道鏡為大臣。延曆寺僧之奉神輿犯闕。平將門之猿島。藤原賴長之未器臺盤。股野景久之嚙弦嵐。平宗盛之烙印馬。梶原景時之逆櫓。源賴家之蹴鞠。南山之白頭鳥。赤松滿祐之鶉飼曲。是皆釀後日之大難。則靡不高時之鬪犬焉。豈獨國朝乎。西土亦然。殷紂之狗馬。衛懿之軒鶴。晉靈之夫契。隋楊之放螢。唐昭之孫供奉。宋徽之花石網。是皆靡不高時之鬪犬焉。由是觀之。為高時者。古今不少矣。高時特其尤者耳。抑犬之為獸。固畜養於人家。與人相馴者也。

言史考言 卷一  
然與他犬遇。則忽磨牙而相戰。是世人所常見。不以為怪也。而高時獨見以樂焉者。其心異於世人。而有爭鬪之兆。故也。方此之時。高時不知防微杜漸之方。而終至以爭鬪而亡其身。嗚呼。此可不深悲焉乎。

### 村上義光

村上義光從護良王守吉野城。敵兵來攻。外城已陷。王退。與左右酌酒。慨歌。義光鎧被矢如蝟毛。來跪曰。賊勢強甚。城不可支。臣請賜大王鎧。詭為大王死。大王乘間遁去。王曰。死則同死。何忍相棄。義光勵聲曰。圖大事者。惡為此言。起解王鎧而自被。王曰。鄉忠易

生不忘。義光乃登譙樓。大呼曰。今上第二子護良引決。劃腹抽腸。擲壁而斃。王終獲免。

西川執曰。勇士死則可戰死矣。若義光戰死愉快。死骨尚馨香者也。夫人之情。未嘗有死而愉快者也。雖然。事變之所迫。則其有或然。蓋人有三患。所謂老病死也。而老病死固天倪也。而至于夫事變迫蹙。無地生活。則有舍生就死者焉。方此之時。全道而死者。君子也。違道而死者。小人也。死固不可苟焉。故曰。死或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嗚呼。喪亂之世。徒爾隕命。不得其死所者。自古不為不多矣。是故雖同死於王事。而

麟籍於千兵萬馬之間。而死狀不明。後世寥乎已聞焉者。其死實可哀矣。魯仲連曰。勇士不怯死而滅名。是以稱毅然大丈夫者。其功跡顯著於史冊。而炳如丹青。至於後世。凜凜有生氣。吾嘗歷觀往昔戰死者。亾慮若干人。而若晉周處。唐來濟。宋張順。鞏信。牛富。楊業。尹玉。魏勝。种師中。元徐壽輝。郭嘉明。張玉。馮貴。毛吉等。尤其巨擘也。就中漢紀信。則詐乘黃屋車。傳左纛。降楚。脫漢王而就死。其峻節偉功。振古無比焉。然而如義光。則固不落紀信之後。蓋義光以為護良王孤軍無援。群臣皆欲死於王事。方是之時。徒死於

千兵萬馬之間。而區區無節可紀。則勇士之所耻也。不若代王而死之為烈。乃代王而死。抑勇士之臨戰場也。無期生還者焉。然至于其隕命之時。則必含憤怨而入地。義光獨代王而死。則其含笑以入地也。必矣。吾故曰。若義光。則戰死愉快。死骨尚馨香者也。嗚乎。世之談忠死者。至於今。艷稱義光而不衰焉。吾知義光亦當拊髀於地下矣。

### 藤原邦光

北條高時流藤原資朝于佐渡。令本間某殺之。資朝子。小字阿若。年十三。聞父死期在近。遂與家奴乘高

言史考議 卷下  
船到佐渡。某不許見。父遂遇害。阿若乃稱病淹留。伺  
間以圖某。一夜風雨甚。往闕戶隙。某適不在。子三郎  
熟卧燈下。阿若謂。聞渠下。及大人。是亦父仇。殺之足  
矣。會飛蛾群聚。乃唾破紙障。縱蛾滅燈。因入其寢。取  
太刀以擬其胸。而蹴枕驚方起。已洞殺之。舉家騷然。  
索阿若。阿若將走。隍傍多巨竹。阿若攀之。隨低以達  
前岸。因獲免。

西川執曰。士君子之作事。不可不心志確然也。天下  
未有志確而身媮惰者也。志確則雖欲使之媮惰。而  
不可得。天下未有志確而行紛錯者也。志確則雖欲使

之紛錯而不可得。然則心志確然者。雖作大事乎天  
下。而不可禦也。阿若年僅十三。不幸而有艱險之遇。  
然薑桂之性。童稚而已。辣。故聞父之難。而奮起激烈。  
其勢軼荆軻。駕攝政。直欲入虎穴。此心志確然故也。  
因得遂其事。至于今日。舉世莫不嘆息激賞者。嗚乎。  
何其竒傑乎。桓溫王談淳于誕。及張景仁之輩。皆童  
稚而能復父讎。此亦非確志作事者乎。夫元弘之事。  
雖由資朝之首謀。而固出於後醍醐帝之意也。然  
則北條氏使本間某殺資朝。其奈天朝何。阿若雖  
童稚。而其心蓋炆霜烈日。故思捐軀以復讎。萬死不



言史才言 卷十  
避視之洵洵懷危懼。奉頭鼠竄者。其相絕矣。帝數十等乎。阿若以為吾讎。失今不報。則時不再來。阿爺在天之靈。亦當不快暢矣。復讎之思。於是乎切矣。跼天踏地。若無所容。熱腸血淚。淋漓悲壯。此孝子不忍之情也。夫必有不忍之情。而後心志確然。是以能得復讎。不然。反不為讎人所殺者。幾希矣。

### 新田義貞

新田義貞攻鎌倉。賊多列戰艦于海岸。軍不得輒過。義貞乃下馬臨海。免曹伏禱曰。天子方為逆賊所迫。播遷西土。臣義貞敢執斧鉞。深入賊地。志在靖國難。

而匡王化。八部龍神。監臣忠赤。使得卻潮通道。乃解佩刀投之海中。及曉潮退。沙露二十餘町。戰艦皆隨漂去。義貞大呼。麾衆直入鎌倉。賊兵駭愕。不能拒我軍所在。放火。府第延燒。殺戮無數。北條高時遂舉族自殺。

西川執曰。節義精誠。而得皇天之祐。以行誅伐者。莫著於義貞之滅鎌倉矣。夫天下之側目於高時。非一日也。苟有一人之舉義旗。以行誅伐者。則天下皆奮然鼓勇而從之。義貞之智。足以知之矣。然而賊船如山。列海岸焉。是以我熊羆驅虎之士。不能無觀望躑

言身才言 卷一  
踏。畏懦蹙縮之態。義貞乃投佩刀於海。以誓於龍神。其心事。蓋如青天白日也。於是乎時啓於天。而得濟其功焉。苟非大義。了然於方寸者。曷克臻此哉。是義貞之所以殊絕凡庸也。或曰。投佩刀於海。未知何意也。余曰。激軍氣也。昔者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蓋義貞之意。亦猶是歟。當夫高時之列戰艦也。義貞以為高時之姦惡。雖非天網之可脫。而我之孤軍。未可容易攻也。然而濡滯逗撓。曠日持久。以沮我軍之銳氣。則又不可也。於是投佩刀。誓於龍神。以我邁往直前之氣。而示衆。聳一時之觀聽。振頹靡而起退懦。則我軍豨勇豕突。未戰而氣已百倍焉。以此攻之。不啻如泰山之壓卵也。既而軍氣果丕振。衆皆競進。遂得入鎌倉。其勢雖謝玄之肥水。周瑜之赤壁。劉錡之順昌。虞允文之萊石。未足以比方也。吾嘗以為兵之為機也。已乘人則勝。人乘已則敗。順逆安危。間不容髮。故義貞之投佩刀。無他焉。欲使其衆知已為天下討賊。非為私忿。而為節義舉耳。嗚乎。此豈可不謂堂堂正大之師哉。

楠正成

足利尊氏收九州軍。水陸竝進。楠正成奏曰。以我疲  
兵。恐不能當之。宜召還新田義貞。車駕移蹕山門。縱  
賊入京師。而臣招聚畿縣兵。塞河尻。絕糧運。待其疲  
散。然後前後齊進。可一舉而斃也。夫戰者。雖始之或  
負。欲終之有利。請加重思。藤原清忠以謂。宜速遣正  
成。決戰都外。帝從其言。正成即以五百騎上道。至櫻  
井驛。與子正行決別。遂進陣湊川。而賊軍既登兵庫。  
正成乃縱橫奮擊。士卒殲盡。躬被十一創。退入民屋。  
謂正季曰。死何為。正季笑曰。願七生人間。以滅賊徒。  
正成怡然。與之交刺死。

西川執曰。是奏也。足以概正成畢生之軍機焉。其始  
負終利之一言。蓋兵家之要道也。清忠掣肘以沮之。  
後醍醐帝亦側席於清忠之議。而不以耕織謀奴  
婢。誠可惜矣。韓愈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  
惑。正成雖有禦百萬師之謀。而不能拒清忠之一言  
也。蓋清忠之為人。也。非有出群之智。又非有莫大之  
姦也。徒以當日朝廷之股肱。而其所議。帝乃從  
之。夫正成所奏。蓋天下危急存亡之機。不可苟且者。  
吾嘗以為。帝與清忠所議之意。恐不及正成心中  
萬分之一也。正成以為。帝之所信任於我者。軍機

也。軍機固近臣之所不得識也。然則我之所奏。帝必信焉。近臣不敢沮我議。豈圖清忠反代大匠而斷。以區區智謀籠絡朝廷。朝廷之議。因出乎正成意料之外。譬之病甚而疏斥愈跼與扁鵲。而老成之謀畧斷然無所用矣。於是乎正成忠憤之所激。割肝折髓。一死報君之意。始決於此焉。嗚乎清忠之一言是重。正成之腹心是輕。輕重齟齬。謀畧蹉跌。而欲國家之弗亾。豈可得哉。吾嘗試論之。正成之戰。長於機畧。故每以小兵折大軍也。夫小不可以敵大。寡不可以敵衆。固也。然觀天地氣運之盛衰。審山川海陸

之險夷。察士氣民心之去就。則彼戎卒之羸縮。與軍機之勝敗。惟吾意之所欲。然則大衆不必勝。小寡不必敗。正成之所恃以折大敵者。蓋一箇之機畧耳。失是機畧。則與彼群小之用兵。何以異哉。抑有已知。而後我之赤心。可得而盡。苟無已知。則徒艱苦。亦將何望。嗚乎正成之決心於戰死。而赴湊川也。其熱腸血淚。又可深哀矣。帝嘗以夢兆召正成。固足知其素志有在。當此之時也。繾綣乎求將。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使帝果用正成。克有終。則姦賊可以滅也。矣。天下可必恢復矣。何止南朝之五十七年哉。

名和長年

後醍醐帝在隱岐也。竊問近國可託大事者。衛士以名和長年對。既而帝與源忠顯航海至伯耆。遣人造長年家傳旨。長年流涕曰。天子託以大事。何敢辭之。臣必以死報。乃聚子弟告之。子弟皆奮曰。賊縱舉天下來攻。吾何畏焉。乃奉帝於船上山。募邑民運倉粟。伐木為寨。撤屋材代楯。旗畫近國將士號章。以作疑兵。西川執曰。好道德者自有道德之事焉。好節義者自有節義之事焉。好姦計曲技辨佞者自有姦計曲技辨佞之事焉。大凡天下之事。隨其所好。而所好者自湧出乎面前矣。盖有所好於己心。則人亦察其所好。而以此投之。鄧艾年十一。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時人多笑焉。後果為將立大功。長年之曉暢軍事而好節義。盖非一日也。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而研精殫慮者。豈特艾之比乎。是以天步艱難之際。衛士以長年之可託大事對。帝亦固知長年之節義弗敢拒也。此元弘之事。所以一舉而有成也。吾嘗以為。帝之傳詔旨於長年。猶劉備之顧諸葛亮也。使帝有備之心。則長年曷不效

亮之功。抑帝之航海也。其危如一髮引千鈞。其事之成否。間不能容髮。而速得達名和港。則亦帝有中興之運。可以見矣。其獲長年以為倚賴。亦有中興之運。可以見矣。昔漢祚之衰微。鄧禹馮異輩從而起焉。晉室之喪亂。祖逖陶侃輩。致力焉。明皇之蒙塵。郭子儀李光弼輩。敗賊焉。徽欽之北轅。李綱宗澤輩。志恢復焉。然則國家顛覆之際。自有忠勇義臣毅然崛起於其間也。雖然。非有天子大臣延攬英雄義士。而倚賴之。奚能得騁其志氣哉。嗚呼。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效其能。伏而不出。老死於布葛者。無世無之。若

長年遭遇時變。而獲帝者之顧託。而得顯於天下者。蓋曠世之一遇也。其後有三木一草。僅存一木之語。長年謂吾死晚矣。及戰敗力鬪而死焉。嗚呼。讀史冊者。能無太息於長年之事乎。

### 菊池武時

後醍醐帝在船上山也。菊池武時與少貳貞經大友貞宗謀戮力勤王。既而貞經貞宗反應賊。武時悔怒曰。今吾出兵。豈假手汝輩耶。即率家兵百五十人而出。比過櫛田祠。馬蹶不進。武時罵曰。我赴戰。神何得咎。騎過哉。取雙鎗矢。連射祠扉。於是馬行如初。

西川執曰。武時者節義之士也。知為天下討賊而已矣。不知其他焉。是故自以為。苟有犯已鋒鏑者。則雖為鬼神而不避也。夫鬼神者。人之所弗能勝者。故雖被甲荷戟。勇蓋三軍者。而向鬼神。則莫不恭敬歸依焉。方其禍福之切於身也。畏之愈甚者。蓋天下萬民之通情也。非學問明禮義熟。中心有所守。而忠義之氣。磅礴胸中者。則豈有冒焉而不顧忌者哉。韓愈頌伯夷云。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名者也。是言亦可以移之武時矣。武時之心。一根抵於節義。所謂昭乎日月。

不足為明。崑乎泰山。不足為高。魏乎天地。不足為容者也。天地間。唯有一義。可以准千萬世矣。乃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苟微一義。雖摧陷城郭。克立不世之勲。而不為也。固耻天下後世自有定論焉。宿瘤尚能屬心於不二。彼貞經貞宗。胡為者。鬚眉丈夫。敢不愧女子。吾嘗以為。武時射祠一箭。蓋張拓聲勢。而作士卒之氣焉耳。抑武時之率家兵而出也。外無虬蟬蟻子之援。敵甲凋兵僅百五十而已。士卒疑懼。不自安。而况過祠而馬不進乎。方此之時。武時誓留逗撓。則士卒必挺走。武時一箭射祠扉。而馬行如初。則

士卒大作氣勃勃然。有欲壓賊之勢。不然則菊池氏軍氣盡勢脫。士卒委靡潰敗。不可收拾矣。由是觀之。世之為將校者。當危急存亡之秋。豈濡滯惰窳哉。吾觀夫射祠之事。而知武時之曉暢軍事。非他士之所能及也。嗚呼。非胸中無一點之滯礙。確守節義。而無他者。曷能如此焉哉。

### 鹽冶高貞

後醍醐帝賜宮人于鹽冶高貞。高師直見其有姿色。數挑之不從。遂欲殺高貞奪之。誣以謀叛。高貞計不能免。欲據國而拒。佯為遊獵。乘曉而出。則使八幡六

郎山城守宗村等護妻孥。間道奔還。師直遣兵追之。及其妻孥於陰山。六郎殺高貞妻子。佯稱高貞自殺。高貞遂還出雲。明日追兵等至。令國中謀殺之。高貞乃罵曰。老革師直。我必報汝。剖腹而死。

西川執曰。高貞何其不幸也。非有大姦大不道。又非干忤權貴也。惟以一婦人之故。亡身沈族。國以不祀。誰不為之大息流涕哉。夫元弘諸將。反覆無常。朝秦暮楚者。滔滔皆是。豈獨高貞哉。或屬王家。或屬足利氏。前後不改其操者。實少矣。然而鬼蜮得志。保身引祀者。不為不多矣。天道果何以然乎。吾嘗反覆考



言史記卷一  
之。然後徐知其厲階矣。夫婦人之亡國家也。無世無之。密康公受三女之奔。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粲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晉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晉以男戎勝戎。而戎必以女戎勝晉。夏以妹喜亾。殷以妲己亾。周以褒姒亾。然而後醍醐帝之賢明。恬不為慮。視美人猶視至寶。動以此賜閹閱之臣。嗚呼。帝之重女寵。可以見矣。以此賜臣。則臣又受其禍也。帝嘗以勾當內侍。賜新田義貞。余謂義貞之不得志者。亦以此也。軍

中携婦女。固軍法之所戒。而義貞北陸往返之際。內侍亦屢往來也。義貞之賢尚然。況其下者乎。由是觀之高貞之獲宮女者。非高貞之榮也。不幸也。高貞蒙帝之過寵。而降足利氏。尚寵美人。而有得色於閨閣焉。然則雖不為師直。而孰不朶頤哉。朶頤之極。挑之挑之弗從。師直之姦兇。豈不欲懷不逞之心。而奪之乎。奪而弗獲。遂亡之。嗚乎。師直之姦兇。固不足責也。吾深惜將校之以婦女亾身者。併論。帝之以美人賜功臣之過焉。往者韓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遺李光顏一美婦人。光顏辭使者曰。光顏忍獨

言身不語  
以聲色自娛悅乎。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賊同戴日月。死無二矣。抑又卓絕矣夫。

本間忠秀

本間忠秀。騎射絕倫。嘗有學騎者。問其奧術。忠秀笑曰。有步棧術。善之無不可為也。弟子懇請學之。忠秀與之聯騎。遠出山谷間。遇一危棧。曰。子審觀之。乃下馬。徐牽過棧。復上。弟子怪問。忠秀曰。奧術在全身。無邀危以逞巧也。子未習者。慣視超捷。此教危也。

西川執曰。技術之尊於天下者。槩無駭世之奇。駭世之技術。不足尊者也。何者。技術之陋。而非假駭世之奇。不可以示於天下故也。蓋陋人曲士。區區欲術耀技術。而駭天下之耳目者。往往皆是也。故不欲妄授於弟子。稱家傳秘術。以相矜術。於是乎。弟子慥慥於家傳秘術之末也。忠秀嘗有慨于此矣。以卓越之見。欲矯世易俗。使天下之人。知夫家傳秘術。皆是屠龍技也。君子之道。豈有家傳秘術哉。道者。以適於日用為善。其旨誠易知易行。豈眩人之耳目之為。蓋忠秀之所以矜式於世者。特善其常耳。兵書曰。馬有代步之能。戰士負重執兵。非騎焉能馳驅。夫騎戰之法。周旋進退。越溝斬。登邱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

言史考論 卷一  
衆騎戰之為利。不為少矣。景丹突騎擊王郎。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從橫。薛仁貴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李光顏將數騎。突入敵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顏。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刃叱之。於是士卒奮。賊乃潰。北狄青曰。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青從騎二千。出賊後。標牌為馬軍所突。皆披靡。此皆以騎戰取勝者也。然則騎者。馳而往。馳而來。疾如風。暴如雷。縱橫出沒。是毋乃騎之利乎。雖然。至于大澗。翳茂林木。或行下沮澤。進退漸洳。無以騎為也。此騎之不便也。由是

言之。騎者四足以代人步也。故步易步之地。則人不若騎。步難步之地。則騎不若人也。雖騎有利。而非可用之地。則反有害焉。况步棧之術乎。故步棧之術。非君子之所講也。忠秀豈入彼陋人曲士之流者乎。

卜部兼好

卜部兼好。嘗為高師直作書。挑鹽冶高貞妻。妻不從。師直怒而絕之。論者以此少之。

西川執曰。揚雄者。漢之鴻儒也。學者仰之。如太山北斗。然。是以司馬光王安石曾鞏等。最推尊雄。以為不在孟軻之下。雖然。為王莽之大夫。作劇秦美新。稱揚

言史亦言 卷下  
莽之功德者何哉。吾嘗以為人性之發見。為氣稟之拘泥。為物欲之所移者。此因事物之應接焉。應接多。則雖善。雖惡。而耳濡目熟。不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也。桀犬吠堯。跖客刺由者。天下滔滔。無不皆然也。唯。有氣槩者。必不然矣。或曰。氣槩者。何以得之。余曰。因學術之正。學術不正。則雖讀汗牛充棟之書。而偏見。曲學。不可公行於天下也。雄是而已。在國朝。則兼好是而已。吾嘗讀徒然草。以為兼好之博覽。而其所發揮。乃老莊耳。與聖賢之學。大逕庭矣。宜矣。為師直作書也。韓愈所謂。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

是。按其行。則非。雄為莽之大夫。則作劇秦美新。而忘已之為儒。兼好與師直。怙近。則忘已之為儒。而作艷書。蓋氣之所乘。則奪其性。是以向權姦之門。而偷榮取容。抑考兼好之心。以為作書挑他人妻。固不是矣。雖然。師直權勢薰灼。不作書。則他日必害我。不如作彼不從之書。而由此逃避也。然則不過詭辭。以免禍耳。不然。則真阿諛迎合。營求卑屈。以為得歟。世之論者。以此少之。恐亦不出乎二者之間焉。豈非平生無氣槩之所致邪。嗚呼。兼好不志於聖賢之道。而徒治老莊之學。其無氣槩。不亦宜乎。

瓜生保母

瓜生保與弟義鑑源琳重照據朶山城奉脇屋義治以里見時成為將與高師泰戰於敦賀津時成保義鑑及姪七郎皆戰死源琳重照收散卒還城中號哭保母進謁義治曰兒曹不力使里見君戰沒竊恐大傷即君之心也幸二子從死足以少謝妾家兒曹本為郎君起大事苟使賊平亡百千子姪固非所悔三子猶在再舉可期因起為義治行酒士衆感激皆思自奮

西川執曰悲哉天運之窮也足利尊氏使兩帝相

爭之際天下紛擾凶焰燦人方此之時朶山之城師老食盡而鯨波四面尚蹙保母乃欲使義治善敗其衷蓋超絕矣吾嘗以為成敗者兵家之常存亡者天地之運故以勝敗存亡論人者抑末也諸葛孔明終身奔走僅成鼎足之功不能興先漢之業而陳壽以為管蕭之亞匹然則存亡勝敗之機全係天豈足以論人才之能否夫敗軍之士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敵兵已至不遑善其敗也然而自古善其敗者亦不為少矣高仙芝為大食所敗段秀實與李嗣業收散卒復成軍李忠臣為李靈耀所敗將歸馬燧止之軍復

言史考議 卷下  
振李侃以城小欲逃歸。妻楊氏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遂募死士固守。賊遂去。縣卒完。保母之謁義治而謀再舉。猶楊氏說侃也。嗚呼！保母以創殘之餘生，敵甲凋兵而獎引三子，張拓聲勢，義氣凜凜。於是乎義治色勃皆溢，麾下之將引決者亦勃勃有生氣焉。此保母之所以不落於楊氏之後歟。抑丈夫婦人不同道也。然動作則異而心情則同。何者？任事勤苦，盪除紛擾者，丈夫之功也。靜心砥節，清絕庭園者，婦人之德也。保母當杜山崎嶇顛沛之際，而激發義治之心目，其峻功偉績，可謂浮於丈夫冒鋒刃而糜爛骨肉之功矣。後之勇士觀保母之事，則其額無能泚乎。

篠塚某

篠塚某，驍勇多力，世田城受圍三旬，城將陷。某開門突出，大呼自名曰：汝等斬我求賞，乃揮鐵楯衝圍，敵兵披靡。某徐步而去，行抵今張浦，敵船泊浦口，棹卒護之。某乃帶甲入海，騰而登船，棹卒驚駭，詰問姓名。告之曰：身是篠塚伊賀守也。宜送我至隱岐。自起大碇，建長檣，入船底而卧，鼻息如雷。舉舟震悚，送達隱岐，不知所終。

西川執曰。兵士之戰也。莫強於欲死焉。莫不強於求生焉。求生者。不欲戰也。不欲戰而戰者。其戰也。委靡蕭索。四體亦隨以屈。故敗。欲死者。欲戰也。欲戰而戰者。其戰也。跌宕奮迅。四體亦隨以伸。故勝。蓋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也。故曹操追劉備。而及於當陽之長阪。備使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如某乃我。邦之張翼德也。某之開門突出。大呼自名者。居必死之地。而欲戰者也。方此之時。細川賴春數萬之兵。皆以生地自居。是以皆辟易。

莫有一人之能進戰者。戰則敗必矣。夫行軍有生地。有死地。占死地者欲戰。占生地者不欲戰也。劉毅與桓靈寶戰于崢嶸洲。於時毅兵數千。靈寶兵甚盛。而靈寶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眾莫有鬪心。毅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靈寶眾大潰。劉彥貞之兵。施利刃以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為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於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此居生地而不欲戰故也。韓世忠兵不滿千。分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敵。兀木兵逼郾城。

岳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  
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此居死地而欲戰故也且夫  
銳者勝怠者敗是以李文忠有曰以衆則我非彼敵  
以謀則彼非我敵吾未戰輒退賊勢益熾莫若與戰  
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擒  
也或曰勢銳者血氣之勇也惡能得當大事余曰固  
然然一人鼓勇而進莫之敢撓而況以血氣之勇百  
千萬人同心而進乎此兵家之上乘也抑勝敗者一  
時之權宜而非天定也存亡者天定而非權宜也世  
之將士能無失權宜之勝敗以待天定之存亡則天  
時自來而已乃知其之出世田城而得至隱岐者以  
死求生之効也

宇野正寬

宇野正寬為兒時父為楠正儀兵所殺正寬白赤松  
光範曰正儀君之寇而父之讎也願委質正儀徐圖  
之光範壯其志與名刀遣之正寬至赤坂因人干正  
儀正儀召見厚加撫慈正寬亦深感恩眷久之忘其  
讎及年十五與之食邑辭而不受當亡父七回忌日  
欲遂行初志促膝按刀視正儀溫然而坐遂不忍進  
刺起出于外大慟哭正儀怪問其故正寬告以實技



言史考議 卷下  
刀將自殺。左右抱持止之。於是正寬剃髮為僧。致書光範。并返所授刀。

西川執曰。童稚而為刺客者。國朝唯正寬有焉。其志誠可謂壯矣。然背其初志。而不能遂其事。何也。抑有說矣。夫事者。追勢而成。志以馴致。折又或成乎疾。速而廢乎遲滯。失其機會。而有成者。幾希矣。故欲作事者。當須及其時。亟行。及其彌久而事漸疎。勢漸去。其初志隨以折。况其事之曖昧而不確然者乎。且夫性情之發見。氣稟之拘泥。一日之間。浮沈不同。况數年之久乎。故欲圖正儀之氣。荏苒至于七回。忌之曉。

則中心茫然。如有如無。無復攘袂推刃之勢。比夫專諸攝政之流。如有慙色。然吾聞鉏麀之欲賊趙宣子。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麀退。嘆曰。不忠。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嗚呼。宣子恭敬之感於人。心也深矣。麀之晨往也。勢決於必刺。而俄變其勢。而弗進者。實不忍也。蓋正儀名家之將種。其威容溫恭。過絕於人。有感其士心者。固不可與尋常將校同日而論也。故雖正寬之壯烈。而不速行大事。大慟哭者。無他焉。亦不忍也。麀已觸槐而死。為正寬者。豈不引

決乎。而左右抱持不得死。剃髮為僧者。蓋一時之穩便而已。抑世之將校。為刺客之所賊者。亦多矣。無正儀之溫恭故也。苟有正儀之溫恭。則雖不為正寬。亦不忍賊也。然則正寬之背初志。而不能遂其事者。固其所也。

### 畠山國清

畠山國清。嫉仁木義長專權。密圖除之。引與義長素相惡者。晝夜酣燕。寢至款洽。說之。在坐悉同其謀。遂攻義長。京畿繹騷。時人歸咎國清。國清懼。逃還鎌倉。後鎌倉將士請罷國清。足利基氏乃數其構內難之。

罪逐之。國清至京師。憑楠正儀。請歸順。正儀卻而不奏。遂竄城和之間而餓死。  
西川執曰。苟有利於我乎。必有害於彼。苟有害於我乎。必有利於彼。天下之事。固不能彼我無利害也。譬如攻守。我輸攻之。彼墨守之。蓋理之在天下也。神藏而鬼伏。每出於吾意料之外。故欲我常逞其慾。而被常委頓。嗚呼亦難矣哉。國清何如人哉。徒知圖人而不知入之圖已也。夫圖人者。人亦圖已。惱人者。人亦惱已。侮人毀人。尤人恨人者。人亦侮已。毀已。尤已。恨已。此自求禍也。故欲圖人者。當先思人之圖已也。欲

言史考論 卷下  
惱人者當先思人之惱己也。欲侮人毀人尤人恨人者當先思人之侮己毀己尤己恨己也。救人者人亦救己薦人者人亦薦己尊人愛人親人稱人者人亦尊己愛己親己稱己此自求福也。故欲救己者當先思己之救人也。欲薦己者當先思己之薦人也。欲尊己愛親稱者當先思己之尊人愛親稱也。古人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又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此皆古今之通套也。雖然自古有名之士亦未免見人之富貴而已欲替之人在己上則己欲却之也。故薦人者每少忌人者每多。庾翼弗重殷浩之才名每語

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郭崇韜亦不欲馬紹宏在己上。庾翼崇韜尚然况區區者乎。吾嘗考之天之鑒下民而降之禍福者往往不能畫一也。鬼蜮得志而保其壽。善良窮阨而終其身。網漏吞舟而威穀亡羊。是非倒置者固不為少焉。是以世之學者多惑焉。以為天道曖昧不可信焉。雖然有若國清。天道報復之審者也。吾讀國史觀國清之顛末而初信天道之昭昭焉。

### 北條早雲

北條早雲略伊豆會其父老諭之曰吾聞人主視民

言史考議 卷下  
猶子。民視人主猶父。是古之道也。吾來與汝等相為君民。是豈偶然哉。自今著令。減租稅五分之一。除諸雜課。將吏違令虐民者。聽其民來訴。衆皆悅服。爭欲為之用。

西川執曰。早雲以流寓漂泊之身。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而應之者雲集景從。十數年之間。據有八州。致其富強者。其基於斯乎。此言也。豈徒中主之所不及。雖古之賢君。不過如是耳。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夫民之所惡者。饑寒勞苦。所好者。飽暖安樂。故省刑罰。薄稅歛者。是乃百姓子來之道也。可謂能

得古道矣。雖然。早雲鷓臬之雄也已。吾觀其為人。恣睢跋扈。以搏擊為務。其得成大名。固非積德之所致。實出於僥倖焉耳。初奪小田原城也。使人詒大森藤賴。佯被獵衣。踰箱根。急襲入其城。遂逐藤賴。以為己根據之所。早雲之計略。出於詐譎。大率如此。是豈大丈夫之所為哉。而其成功如此。大且速者何也。余反覆考之。當此之時。天下騷擾。百姓塗炭。苟有能救之者。勢猶水之就下。莫之能禦也。早雲智足以知之。是以略一國。而撫循其民。拔一城。而掄選其吏。隨其下民之所欲。而不敢自逞焉。於是乎。將吏服其智。百姓

言史記卷之...  
服其寬約敵敵不背。納降降不去。而況於流離疾痛無所赴訴者乎。百姓脫饑寒而得飽暖。離勞苦而得安逸。無復一人之苦塗炭。是北條氏之所以遽致富強也。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苟行仁政。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其此之謂乎。

### 甲越二氏

上杉謙信與武田信玄大戰川中島及犀川。謙信曰。天文以來。以彼每據勝地。不得逞一戰。今我出彼不意。躬自與信玄相擊刺矣。及夫兩軍鏖戰之時。而有白布裹頭提大刀者。直來斫信玄。信玄舉鐵團扇接之。腕被二創。衆來援得免焉。後問其人。則謙信也。

西川執曰。室町氏之失鹿也。諸侯競起。割據方隅。欲得志於中原者。不啻一二數也。其最國富兵強。角立相爭者。莫若甲越二氏焉。信玄性沉毅。其行軍不貪程頓。每戰要勝於後也。謙信性精悍。故遇敵輒戰。志在不枉鋒也。二氏蓋達於兵法。精於事理。而能知天時地理。人和而動者也。其用兵。成筭先定。故高城深池。攻之如平地。堅甲利兵。擊之如拉枯也。吾嘗論二氏之用兵。以為信玄成其業者也。謙信不得其死者也。何則。行軍不貪程頓。每戰要勝於後。則嘗膽之憤。

言史考論 卷一  
中憊之耻。必能有所忍。而不妄舉動。待其敵弊。而後乘之。勝可必也。雖強敵。豈有不亡者哉。敵亡則諸侯畏服。而不成其業者。未之有也。若謙信。遇敵輒戰。志在不枉鋒。則雖一戰得利。而其取敗亦不少。幾其不敗死哉。或曰。犀川之戰。信玄為謙信之所襲。當此之時。信玄之不死者。其間不容髮。蓋亦危矣。原大隅救之。得纔免也。河中嶋之役。謙信為武田義信之所襲。蓋亦危矣。本莊繁長。長尾藤景救之。得纔免也。由是觀之。二氏者。未可以優劣論也。余曰。不然。成敗者。兵家之常。不可取一而論焉。信玄之陷於危難。此戰陣

非不堅也。至于亂戰格鬪之久。則各不能無間隙也。謙信常期於必戰。故得見隙而投之。信玄亦非不伺隙者。而不屑乘。蓋自養全鋒。以待敵弊也。此信玄之所以屢困於謙信也。雖然。信玄不成業。謙信不敗亡。二氏終得死於裊褥之上者何也。蓋方天下糜沸之際。非得不世出之英主。則不能平治之。天意必有所待而然也。故二氏之終不決雌雄者。良有由也。嗚呼。是可與識者言矣。

織田信長

織田信長。以小隊館於本能寺。明智光秀。數為信長

所靳辱。深懷怨毒。遽叛圍本。能寺。弒信長。

西川執曰。光秀以布衣之士。為信長之所登用。而反色藏禍心。以圖之。嗚呼。光秀之為大逆無狀。固不族論焉。雖然。逢蒙殺羿。羿有罪焉。信長亦不為無過也。何則。君能以禮使臣。則雖其臣蠻皮弗受命者。而敢以不正而加之哉。夫君君臣之道。以義為主。苟不主義。則君靳臣。臣要君。怨毒乃成矣。此大禍之所由而萌也。然而君臣自有定分之不可動者。所謂雖君不君。不可臣不臣也。但是言也。乃所以警戒臣。而非所以告君也。君若因是言。靳辱其臣。以為當然事。則君臣

意乖。上下情隔。所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是故明君能使臣。而恐禮之或不足。而其臣之將去也。良臣能事君。而患忠之或不足。而其君之將斥也。且夫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及其已登用也。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是臣之所以忠君。納諫聽言。改過不吝。是君之所以禮臣也。君臣相濟如此。而國家常不紛擾矣。君臣苟依違抵牾。則雖欲國家之奠安。豈可得哉。抑信長不世出之英主。而其智慮不出乎此。反為奴輩所弒者。蓋不足怪也。非信長之自投於禍。而何也。古人曰。偃者曲而蹙者跛。夫豈影之罪哉。又曰。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不其然乎。

今川義元

今川義元帥兵四萬。侵尾張。織田信長將兵二千往救之。義元既拔鷺津丸根二城。至桶峽。意頗驕。休士卒張宴。信長謀知之。乃伏旗鼓。循山而馳。瞰視義元營。馳下。會雷雨昏黑。事起不意。營中大擾。不知所出。遂斬義元。

西川執曰。義元闖茸無能之將也。臨大事而無深謀遠畧矣。恃衆怙勝。在軍中而忘防備。泛不為慮。曷能免乎。古人有謂。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夫用兵之法。以

已之無所可攻。攻人之有所可攻。故勝可必矣。然則必勝之計。何有所可攻之釁而乘之。此信長之所以勝義元也。吾嘗謂。義元之凶。萌於僧大原易質之時也。何則。大原之攻。織田信廣於安祥。信長至鳴海。不敢進。乃請以信廣易竹千代。信長許之。故參河已為屬國。其將士交來執役。方此之時。義元氣已吞信長。而信長之英智。能知義元之侮。我不復設備也。出其不意。一鼓斃之耳。然則義元之亡。非昉於桶峽也。且夫義元之陣於桶峽也。猶梁之於胡柳陂也。友貞戰勝而驕怠。是以閻寶知時不可失。而使莊宗乘之。莊



宗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蓋嘗聞之。禍恒發於輕忽。驕傲。驕傲者。人必怒而仇之。輕忽者。人必伺釁而乘之。然而輕忽驕傲。勝敵得利者。之常套也。豈獨可尤義元哉。天之亡國家。其禍必發於人智之所不及。其雷雨晦暝者。天意。蓋非贊織田氏乎。雖然。人智周密。無可乘之釁。則又未如之何而已。河中軍亂。郭晞警非常。李芄嚴備。常若有敵。李希堅壁。永王璘走。有備者。孰敢謀之。虜兵蔑敵。貪蛇忘尾。李繼偏鑿之。吳元濟與妻孥戲博。李師道襲之。無備故也。抑軍事之備。非但備於變。備於常耳。備炎暑涼傘。備陰雨笠蓑。宅於山野者。柴援窳穿。防猛獸。宅於都市者。垣墻扃鑰。防盜竊。野人鄙夫。尚能知之。義元雖國富兵強。介於智將雄帥之際。而不為之備。噫。亦過矣。由是觀之。義元蓋足為敗亡之警戒者耳。所謂富而不驕者鮮矣。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豐臣秀吉

豐臣秀吉使羽柴勝雅促德川家康入勤。家康弗肯。諸將爭勸東伐。秀吉不聽。沈思竟日。其夜四更急召勝雅及織田信雄曰。吾業已使家康來矣。二人驚問。故曰彼亡室。吾以我妹繼之。彼寧不來。國人猶有不

言文苑 卷下  
安則質我大廳。乃使使議婚。家康曰：好意至此，吾豈拒之。家康婚而後西上。秀吉送大廳為質。

西川執曰：世或謂秀吉老衰，惟怯至此，不似少壯氣勢矣。方此時諸將勸東伐，苟有奮然欲敵者，則懸河注火，龍驤之所，非斤則斧。家康不西上，則可一鼓殲之，不可如此畏忌也。竊為秀吉耻之。吾意不然。秀吉之所措置善矣。不如此，則和媾弗成。家康不必西上。天下將復亂焉。家康西上而後，天下始知秀吉之尊也。夫莫難於成，莫易於壞，難得而易失者，機會也。機會豈可膠柱哉。方此之時，秀吉蓋以海內蕩壹為慮。

嚴杜禍亂萌焉。故棄其平生之勇氣，如掃塵埃也。一旦舉兵，勢如騎虎，不可中下。海內諸將，雖皆屬羈縻，而獨至家康，豪氣高於眾人。才智周於萬物，而肺肝鐵石，勇氣凌雲，不受一點之坌垢。辭色不少假貸，固異趨走兼順者。嘗向秀吉曰：弓馬之道，不讓一步。其所操持，涵畜者，無少缺欠焉。苟有少缺欠，則人將窺以乘其釁。家康豈不防其釁乎。故將大興之君，確然防人之犯己，折衝備禦，莫所不至。剛毅之士，振古如此。伍負之剛戾，忍詢能成大事。魯道之剛正，嫉惡敢言。目為魚頭參政。崔弘度之剛正，長安為之語曰：寧

飲三斗醋。莫見崔弘度。由是觀之。秀吉之待家康。非  
老衰惟怯也。固知其鋒不可犯。其勢不可乘也。秀吉  
見機之神速。蓋衆人之所不企及也。由是天下蕩平  
而不可復撼焉。吾故曰。所措置善矣。

右起草於慶應丙寅春。至于丁卯冬漸成。雖能者  
援筆立成。而余曹不敏。不能容易成一章。夜夜對  
燈火。而粘頭綴尾。易豪幾遭。欲解指卷。出而彷徨。  
則四隣無人聲。唯星河西垂數百丈矣。

橐園散人西川文仲識

西川文仲著 讀史未議卷下終

鍾伯敬曰論一人必身處一人之前論一

予必眼出千事之如是者人為論之矣  
也今視彭滿議論劉切量中一自有察  
者無何以得然哉 夫亮學殖富贖  
取家 國史基業及波二十五年矣羅  
曾中而後之筆措詞以家公波核古對  
今為交人前眼出千事亦錯綜而化彩

色狗煉眩人昭目可謂文陣難沙矣却  
編雖屢之二卷而令其業坊濠貴儂  
於抗喉強壇亦公孰德執考一唱之新  
吾以筆筆硯

明治庚午三月庚申林東嶺書於清原之後

泉慶寺

杉生慶家

外求初也

官許

明治七年十一月十日

同 八年十月刻成

發弘  
書肆

東	京	吉	川	半	七
大	阪	松	村	九	兵衛
越前	敦賀	佐々木	慶	助	
江列	彦根	西	村	善	兵衛
同	大津	澤		宗	次郎
但馬	豐岡	由	利	安	助
阿列	德島	住	友	武	兵衛
京	都	佐々木	惣	四	郎

